

『一片叶子』书写脱贫新故事

新华社武汉电(记者侯文坤)鄂西北山区,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深山里,一垄垄茶树叠翠,碧绿中透着清香。往来茶农或手托茶盘或腰挎茶篓,巧手上下翻飞,一枚枚鲜嫩的叶芽便落入盘篓中。置身茶园,远眺农庄,相映成趣,宛如一幅田园风景画。

“我们的茶园只施饼肥,从不上化肥。”季广成是当地一家茶企的负责人,也是多年的老茶农。春茶开采后,他每天都会与同村的采茶工一起上山采茶。

“如果使用农药化肥,这些茶叶拿出来送检,就认定不了有机茶。”手捏新茶叶,回忆过去种茶,季广成感慨不已,“粗放的种茶、炒制方式让当地的茶产业一直不温不火。如今我的有机茶在市场上供不应求,季广成只做999份,卖出了每斤5000元的高价。新鲜茶叶从杀青、晒青到揉捻、包装等制茶环节也采用了标准化、数据化、科学化的现代制茶技术。”

五山镇因山得名,也曾因山受困。为解决山区经济难题,20世纪八九十年代,茶产业在当地兴起,茶叶种植面积达5万多亩,五山镇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茶乡。然而,村村有茶园,组组有茶场,户户都种茶,也带来了茶园管理粗放、经营散乱无序、生产技术落后等问题。“一些茶农为了追求高产,过度使用化肥农药,造成茶叶品质低下。”季广成说。

规模不小,却没有闯出市场、创出效益。这“一片叶子”眼看要枯萎,不少年轻人舍弃茶园,外出打工。

“要让一方百姓富裕,让茶叶卖个好价钱是最直接的办法。”五山镇党委书记朱莹说,脱贫攻坚路上,“老茶叶”也迎来了转型升级:化零为整,生产模式集约化;培育龙头,经营模式高效化;改善方式,种植模式有机化;茶旅融合,发展模式多元化……以有机茶种植、加工为主体,集观光、休闲及茶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新路子在这深山方兴未艾。

杨家老湾村种茶30余年,这里的610亩茶园都是农户自家的,每年每亩产值不到3000元,每亩年净收入才200元。去年年底,在外多年的杨书成回乡5个月,整合了村里茶园560亩,发展新茶园100亩,建起标准化茶叶加工厂,统一品牌统一销售。

“不仅卖茶叶,还借助周边的茶庄园、茶公园、茶小镇、茶民宿等经营模式,将产业经营、自然景观、民俗民风传统文化等元素融为一体。”杨书成说,“一碗饭多配几个菜,我们吃得开了,游客也吃得更好。”绿波万顷,茶香萦绕整个五山镇。在当地民俗园内经营农家乐和茶叶生意的熊威一家,近两年收获满满。“茶叶卖得俏不说,游客多的时候光午饭就接待了100多位客人,翻了四五次台!”从茶农到老板,熊威以前在村里只卖茶叶,一年的收入只够生活,如今在政府扶持下进民俗园经营农家乐和茶叶生意,不到一年就有十多万元收入,“我们正准备把二楼打造成民宿呢!”

五山镇曾困于山,脱贫也在山。截至去年底,全镇1586户4367人依靠茶产业和乡村旅游脱贫销号。小小茶叶,正在深山描绘出一幅乡村振兴新景。

新疆沙漠边缘村庄通上自来水

水变得好喝了

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6日电(记者刘兵、杜刚)5月初的新疆塔里木盆地,正值农忙时节。在盆地南缘的绿洲村庄里,图尔孙托乎提·居麦每天早出晚归,从农田回家的第一件事,就是喝上一杯解渴的凉白开。在这位61岁的老人看来,自从去年全村通了放心安全的自来水,沙漠边缘的生活已不再像祖辈那样艰难。

图尔孙托乎提老人居住的和田县阿克恰勒乡,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只隔着一道防风林。和新疆大多数绿洲一样,缺水是当地人世代代生产生活的最大困难。老人回忆,村里以前只能从涝坝挑水喝,浑浊的水里经常漂着虫子和牛羊的粪便。

1995年村里开始打井取地下水,虽然生活用水有了保障,但井水又苦又咸,人们喝了以后牙齿发黄,还有人得了结石病。直到2017年,村里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,水变得好喝还便宜,每吨只收费9毛钱,“如今大家都养成了洗澡、刷牙的好习惯。”

图尔孙托乎提老人对家乡水味道的记忆,印证了新疆农村群众饮水质量的提升过程。据和田市农村供水管理处副主任阿不都卡地·阿不都拉介绍,为了让群众告别缺水、喝涝坝水的历史,1995年和田地区农村组织打井并抽取地下水,但地下水含氟量、硬度、碱度等多项指标均超过饮用水标准,只解决了群众对用水量的需求。2017年起,当地开始实施农村供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,中央和地方仅在和田市阿克恰勒乡就投资1400多万元,建了自来水厂,采用15道工序处理苦咸水,截至目前,全乡5500多人喝上了放心安全的自来水。

这是天山南北越来越来多贫困农牧村饮水质量安全得到保障的缩影。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,2012年-2018年底,新疆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累计解决了300多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。今明两年内,新疆还将建设运行120项饮水安全工程,帮助解决36.1万贫困人口用上放心安全的饮用水,实现不漏一户、不落一人。

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,是我们的庄严承诺。一诺千金。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,全社会要行动起来,尽锐出战,精准施策,不断夺取新胜利。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,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,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、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。——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

光伏扶贫:板上发电托底,板下种植养殖增收

安徽金寨:脱贫攻坚巧借“光”

新华社合肥电(记者刚)“我家去年脱贫了,多亏了光伏扶贫政策!你看,今天光伏扶贫电站已发4.1度电了。”谈及光伏扶贫工程带来的变化,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横坂村村民傅卫兵掏出手机,打开一个App,指着上面不断变动的数据说。

54岁的傅卫兵因残致贫,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亲,生活比较困难。几年前县里实施光伏扶贫工程时,他拿到了贴息贷款,用作自筹建设资金建了光伏扶贫电站,由此发电收入成了一项稳定收益。

查看发电情况、记录发电量,已成了傅卫兵的生活习惯。记者近日在他的记录本上看到,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发电数据。“今年1月发了154度,2月因为经常下雨只发了80度,3月发了270度……”傅卫兵说,每年平均发电大约3200度,收入在3200元左右。

“脱贫不能光靠嘴,不能待在家里等着要,能干一点就干一点。”傅卫兵寻思着增收办法,比如,采摘茶叶、养殖蜜蜂,去年仅这两项就带来约6000元的收入,经过努力,他顺利拿到“脱贫光荣证”。

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是首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,2014年以来,创新实施光伏扶贫工程,走出一条可持续精准扶贫之路。该县坚持试点先行、

因户因材施教,创新光伏扶贫电站建设“三种模式”,即户用光伏扶贫电站、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和联村光伏扶贫电站。

“傅卫兵家是户用光伏扶贫电站的代表。”金寨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王平说,对具备光照、承压、方位等条件的,在贫困户屋顶或房前屋后空闲地建设户用光伏扶贫电站。截至目前,全县建成7803户、每户3千瓦的独立户用光伏扶贫电站,户均年可增收3000元。

记者了解到,从2015年开始,金寨县分村建成装机容量100千瓦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,同时各级驻村帮扶单位为贫困村建成3141千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。发电收益用于贫困户直接增收、开展公益岗位扶贫、村内小型公益事业扶贫等。

2016年,金寨县对没有安装条件的贫困户,采取乡镇、村协调选址安装联村光伏扶贫电站方式,总装机容量14.5万千瓦。电站收益通过入股方式分红给贫困户,覆盖了1.8万户贫困户。

除了享受发电收益、入股分红等收入,发展板下经济也让贫困户尝到了“甜头”。记者近日来到吴家店镇吴畈村看到,占地158亩的药光互补光伏扶贫电站里,工人们正忙着种植灵芝菌株。

“这个电站前年建成并网发电以来,我们就在光伏板下发展灵芝种植,当年种了灵芝20多万棒,去年种了80多万棒,销路也不成问题。”正在大棚里忙活的灵芝种植基地负责人胡建军说,来这里务工的有20多户贫困户,每个人每天能拿80元至100元的工资。

据了解,这个药光互补光伏扶贫电站年发电量580万千瓦时,年收入近600万元,1934户入股贫困户户均年收入3000元。

“我们坚持综合利用,延伸链条突出生态化。”金寨县光伏扶贫管理服务中心主任余宇告诉记者,该县利用光伏电站板下荒地地和贫瘠地,大力发展板下经济,积极探索农光互补、药光互补、养光互补等模式,在光伏板下发展特色种植、畜禽养殖、药菌栽培、苗木培育等产业,延伸收益链条,最大限度释放光伏扶贫电站综合效益,既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,也增加了贫困户生产性收入。

截至目前,金寨县共建成光伏扶贫电站19.71万千瓦,总投资14.78亿元,实现综合收益4.5亿元,助力10.58万贫困人口脱贫,67个贫困村出列。2018年10月,金寨县因光伏扶贫工程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“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”。



“扶贫车间”促就业

▲5月2日,河北南和县三思乡后郭平村村民在当地“扶贫车间”内加工雨衣。

近年来,河北省南和县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实际和贫困群众需求,鼓励当地手工加工企业进驻农村开设“扶贫车间”,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贫困群众就近从事手工业加工等工作,拓宽农民增收渠道。目前,南和县已开设村级“扶贫车间”160余个,涉及服装加工、箱包制作等多个行业,带动3500余名群众实现就业增收。

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

甘肃18县市区脱贫“摘帽”

新华社兰州电(记者王朋)记者从甘肃省扶贫办了解到,甘肃省人民政府29日批准永登县、榆中县、玉门市、平川区等18个县市区退出贫困县序列。自此,甘肃贫困县数量减至39个。

此次“摘帽”退出的县市区为永登县、榆中县、玉门市、平川区、景泰县、武山县、甘谷县、泾川县、灵台县、崇信县、华亭市、成县、徽县、夏河县、卓尼县、碌曲县、玛曲县、迭部县。

记者从甘肃省扶贫办了解到,自去年9月至

今,经过县级自评申请、市级初审、省级行业部门核查认定督导和第三方专项评估检查等退出程序,18个贫困县的退出指标符合国家规定的贫困县退出标准。

近年来,甘肃省实施一系列脱贫举措,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。2018年甘肃省两当县、临夏市等18个县市区退出贫困县序列,首次实现贫困县数量的净减少。此次永登县、榆中县等18个县市区脱贫“摘帽”,甘肃省贫困县数量从75个减少至39个。

老张的扶贫日记

清晨的阳光轻抚过黄土高原上的沟沟峁峁,老张在养牛场里来回踱步,米脂县和富顺养殖专业合作社里的第一批母牛将要生小牛仔了。

老张,全名张雷威,是国网榆林供电公司的一名职工,从事扶贫工作已19年。2016年,61岁的老张来到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李站村,成为一名驻村工作队队员。

“米脂县识别出92个贫困村,3.7万贫困户……”初来乍到的老张在日记里记下了米脂县贫困人口相关数据。

发动贫困户养牛,成了老张打出的第一张牌。

“光棍汉”冯学胜闻讯赶来,向老张拍着胸脯保证一定会依靠劳动脱贫致富,在产业扶贫资金的扶持下,他如愿牵回一头母牛。

老张说:“冯学胜牛养得好,人也就有干劲,比过去勤快多了,村里人都替他高兴!”

然而第二年,冯学胜就把牛全卖了。换来的钱,用来吃酒和打麻将。

老张气得直跺脚,却又无可奈何。左思右想,老张决定发展合作社,依靠集体的力量带动贫困户脱贫。

“2017年6月14日,老张号召大家开了一次全体村民大会,办公室里挤满了人。”老张在日记里记录下了第一次开会时的场景,建立养殖合作社被正式提上日程。

为了办好合作社,老张自费带着几位村民奔赴600多公里外的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参观学习,接着选址、建养牛场、买牛……历时一年,大家伙儿终于在雨中迎来了第一批牛。

“2018年9月19日,17头母牛、10头公牛如数到场,村民冒雨迎接,锣鼓喧天。”

当天晚上,老张开心地邀几位村民喝酒,酒酣正酣,老张做了首小诗形容自己的扶贫生活:“薄雾起,满地霜,匆匆赶路忙……”

村民李凤成十分不解:“你都退休了,又有条件,不出去旅游,跑到农村来弄这事,不是给自己找罪受么。”老张摆摆手说,扶贫是有意义的事情,要真正把脚印留在基层,把口碑留在民心。资金周转困难时,他甚至曾动用女儿的嫁妆暂时应急。

19年来,老张的脚印走过了6区县19个乡镇59个村,日记写了一本又一本,里面却一直夹着一张照片,拍摄于2005年前后。照片中的老张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,而今已青丝变白发。“我放着这张照片,就是为了提醒自己勿忘初心,当然也是怀念自己那一头乌黑的头发啊!”他笑言道。

米脂县扶贫办主任姜波介绍,截至目前,米脂县共选派第一书记108名,下派干部4448名,结对帮扶贫困户1.23万户,全县共建成专业合作社19个,带动116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。2019年4月,陕西省公布23个拟退出贫困县名单,米脂县位列其中。

(记者雷肖霄)新华社西安电

贵州:奋斗在脱贫一线的青春最绚丽

新华社贵阳电(记者骆飞)“五一”假期,很多上班族都会带着家人外出,享受难得的“亲子家庭时光”。然而在贵州贫困山区,许多扶贫干部不得不“牺牲”陪伴家人的时间,坚守在扶贫岗位上。

“当前决战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,乡里扶贫工作更是时间紧、任务重,还要啃很多硬骨头,实在无法顾及家人。”谈到扶贫,王庆宇话语中有对家人的愧疚,更透着对扶贫工作的责任与担当。

王庆宇工作的地方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董地乡,是全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,全乡11个村中10个是贫困村,其中有6个是深度贫困村,2014年这里贫困发生率高达37%。

在村里走访时,记者看到,经过多年的精准扶贫,这里减贫成效显著,从人居环境到交通设施,扶贫工作不断转化为百姓的获得感,但由于基础薄弱、贫困程度较深,目前仍有一些“短板”亟待补齐。

“产业发展是全县脱贫的重点和难点,搞扶贫产业,既要接地气也要有市场意识,才能充分调动百姓积极性,并保障销售。”谈到扶贫,王庆宇的思考很多,但在乡里,今年30出头的他还是扶贫战线上的一名

“新兵”。

2016年,原本大学本科毕业后一直在董地乡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的王庆宇,通过纳雍县扶贫局的公开招聘正式参与农村一线扶贫工作。那年,全县共招聘509名像他一样的大学生“扶贫特岗”人员,全部下派到村参与扶贫。

有活力、有干劲而又能吃苦耐劳的王庆宇,一直用行动证明着自己。“比起在信用社的工作,扶贫特岗属于典型的‘钱少事多’,但这里是我的家乡,这些年精准扶贫让家乡逐渐摆脱贫困,作为年轻人能参与其中,特别有意义。”王庆宇说,自己工作时间不长,却收获了比同龄人更丰富的经历。

从危房改造政策到农村低保户评定标准,从贫困户致贫原因到因户施策帮扶措施,从通村路建设进度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规模……对乡里的扶贫工作,王庆宇可谓了如指掌。

2017年,王庆宇从一名普通的扶贫工作人员被提拔为董地乡扶贫工作站站长。然而,职位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工作会轻松些,而是责任更重、责任更大。王庆宇说,扶贫工作事无巨细,自己既要整体上

把握,还要解决所帮扶村组、贫困户的具体问题。他清楚地记得在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时的那段特殊经历。

“尤其搬迁当天,从凌晨开始忙碌,接电话接到耳鸣,除了协调,还要帮群众搬家,楼上楼下不知爬了多少趟,最后简直累瘫在地上。”王庆宇说,虽然辛苦,但看着百姓们如愿搬进新居,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感恩,觉得一切都值得。

由于时间和精力大多放在了扶贫上,王庆宇属于家人的时间少了。作为丈夫,家需要妻子撑着;作为父亲,孩子和他不亲近;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,父母生病却无法及时照顾……每每谈及,这位年轻而坚毅的扶贫干部也会流泪,看似“柔弱”却显温情。

王庆宇说,从事扶贫工作,自己还有很多不足,但把最美好的年华融入贫困山区的发展中,是自己无悔的选择。在贵州脱贫攻坚一线聚集着越来越多的像王庆宇一样的年轻人,年轻是他们最显著的“标签”,但也是基层最活跃的“青春力量”,他们选择在大山里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“坐标”,构成了扶贫一线最绚烂的“青春风光”。

精准脱贫攻坚战进行时

碧桂园集团 特约刊登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“碧桂园”微信号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“新华每日电讯”微信号

